

《思想的境界》丛书



# 雕琢者说

The Sayings of a Sculptor

■ 吴为山 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

《思想的境界》丛书  
On the Way to "Thinking"  
李永刚 杜骏飞 主编

To  
WES

# 雕琢 说

The Sayings of a Sculptor

□ 吴为山 著



A1052362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雕琢者说/吴为山著. —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2.5

(思想的境界丛书/李永刚,杜骏飞主编)

ISBN 7 - 5004 - 3371 - 9

I . 雕… II . 吴… III . 艺术理论 - 通俗读物 IV . J0 - 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25521 号

---

丛书策划 张相群 马 玮  
责任编辑 周兴泉  
责任校对 李小冰  
责任印制 郑以京  
封面设计 王 珑  
版式设计 杨 晶  
制作 盛大华夏文化有限公司

---

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发行  
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政编码 100720  
电话 010 - 84029453 传真 010 - 64030272  
网址 <http://www.csspw.com.cn>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 
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 
印 张 7.25 字 数 128 千字  
定 价 18.00 元

---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  
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010 - 84029457

## 丛书总序

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，自古有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宏大气概，而中国的学术与思想也曾一度引领潮流，成为强大的中华文明的灵魂。然则，纵观近世以来之学术与思想界，此种气象日见衰落。当国门渐开，学人方知井中一日，世上已历千年。于是穷百年之功，为绍介西学、修补目光之事。

瞻顾方今世界，正所谓合久必分、分久必合。国家既已发愤图强，文明运势一日千里，就学术、思想而言，我们亦不妨谨记前人之语：中国要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。而倘无涵养本国文化品质之心志，不能在世界学术与思想之林中发出属于自己的嘹亮的声音，还是一味满足于绍介修补，乃至以人云亦云为知识之本，则虽不至于国将不国，亦必至于学将不学。要之，对一国之知识阶层而言，为学而无思想，思想而无境界，则国家必虽富亦贫、虽



大而不强。此即我们不揣疏简，试推出本丛书的根本动因。

“思想的境界丛书”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及众多学者的大力支持下，先以第一辑推出刊行，其意不在论定才思，而在发鸣风尚。本丛书尝试“新学术”之格调，倡导学术之原创性、思想之客观性、课题之前沿性、文本之丰富性、观点之交互性；倡导身体以力行、做真学问、从细小处入手、开思想之大境界。或问，若享献不及，则如之何？曰，事在人为。

是为序。

“思想的境界丛书”编委会

2001年7月于南京大学



## 目 录

丛书总序 ..... (1)

### [演讲]

- I. 传统与创新 ..... (3)
- II. 雕塑的诗性 ..... (26)
- III. 艺术的情话 ..... (64)
- IV. 人物雕塑中的传神与写意 ..... (86)
- V. 现代雕塑中的原始精神 ..... (100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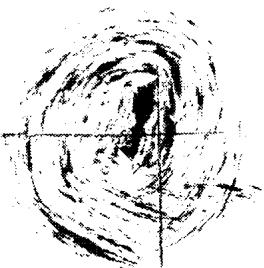
### [手记]

- VI. 为时代造像 ..... (119)
- VII. 三柳居随感 ..... (150)
- VIII. 戏笔天涯 ..... (172)

[对话]

- IX. 泥土的母性 ..... (193)  
X. 谈气论道 ..... (204)

[后记] ..... (227)



演讲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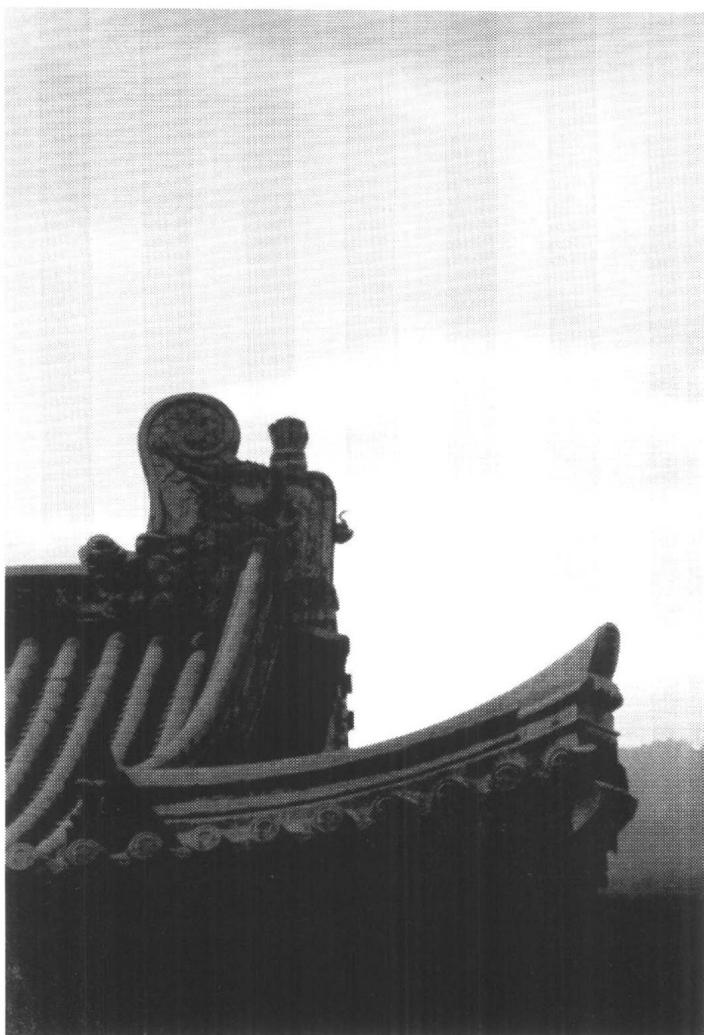
## I. 传统与创新

8

如果从我正式进入美术院校学习算起,至今在艺术的形象思维中漫游已二十多年了。今天,看到以人为本的科大标志,看到如此错落井然又富有流线型变化的白色建筑,仿佛感受到理性的灵光,大概是我自由散漫惯了,想得到一点秩序的美。我曾在国内及欧美几所大学或机构读书、教书、游学。大陆的南京师范大学、北京大学、南京大学,都是历史悠久的老校。这三所学校的主要建筑群都是大屋顶式的,是中国传统的古典建筑格局:

南京师大      流水潺潺      清雅灵明      一派秀气

演讲



南京大学风景

北京大学 飞檐画栋 溢彩流金 一派王气

南京大学 绿荫层层 古韵新声 一派文气

科大现代建筑中所包含的东西方传统建筑之元素，如西洋教堂的穹隆、哥特式的尖顶，以及中国古城门的弧线、民居的窗格，使人看了后有似曾相识之感。

早在 1967 年，麻省理工学院就创立了“高级视觉研究中心”，持续地推动驻校艺术家与科学家之间的对话。历史上艺术与科技也是有姻亲关系的：透视学、解剖学为西方“写实”打下基础，光学给印象主义以启发，数学则激发了抽象主义的灵感，照像术的发明使得艺术家寻求平面表现，而现代艺术中的构成也给工艺设计带来了新的观念。文艺复兴的巨匠达·芬奇自身便是艺术与科学的结合体，如此等等。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中期，科技是现代艺术的主要题材，未来主义、达达主义、结构主义等都与科技有关。1966 年瑞典工程师 Billy 与艺术家罗伯特共同创立了艺术与科技相结合的艺术创作实验，结合声音、光与动力元素的多媒体创作环境作品。艺术与科学是人类文明之树上的两片绿叶，在社会、自然的光合作用下成长，同时又将它的绿、它所结出的花点染社会与自然。

科技大学背靠青山，立足磐石，面对茫茫无际的大海，阳光充足，空气新鲜，因此，以“传统与创新”为题作为驻校艺术家的开场讲座，点明了我们处于山海之间，处于



作者任驻校艺术家的香港科技大学

历史与未来之间所承载的责任。传统与创新的问题，存在于人类社会进程的始终。

在这个话题里，我想分别就传统与创新的本质及两者的关系做些分析，按题本身的概念，它涉及政治、宗教、历史学、人类学。在此，我仅就东西方美术现象进行透视，尤其是以流派的演变、典范艺术家作品的解读以及风格的嬗变谈一些认识，从美术这一人类精神产品发展过程中的新与旧、情与理、美与丑以及保守与进步的交锋来领悟传统与创新。

## 传统

传统是一个民族生活方式、行为模式、思维习俗的综

合。由于地理、种族之差异，出现了传统的多元。不仅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传统，不同地区也有不同的传统，甚至家庭也有不同的“家传”。因为它的产生具有时间、空间上的合理性，往往被作为经典而一代一代保留并发展下去。但负面影响是在习惯思维的驱使下，它常常被偶像化、神化、教条化，从而成为新事物发展的绊脚石。这并不是“传统”本身的事，它是理解的片面性、狭隘性所致。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，在它产生的时候总是与人们的正确认识相一致，它的内在逻辑反映了事理，是智慧、情感在社会实践中的结晶。对传统的尊重体现了我们对人类创造价值的肯定。书法家林散之有言：“人得深，才能出的显。”大学者高二适说：“出入于千数百家，而后自成一格。”画家李可染对传统的态度是：“用最大的功夫打进去”，当然其目的在于“以最大的勇气冲出来”。这里的“人得深”、“出入千数百家”、“打进去”都说明了传统的可学性。

优秀的传统是一个时代的总结也是另一个时代的预言，它具有双重性，即继承与叛逆相共存。继承性表现在符合当时当代人之心理需要，为大多数人所接受，成为文化之代表，是正统的或是主流的。叛逆性存在于已被接受的结构之中，又挣脱游离于结构之外。

清代“四王”的山水画，平和、雅致，有章法可循，他们上追明代董其昌。“四王”之一的王原祈的另一面则是为



许多人所了解、认识：他常反对别人说他的画植根于自然。他认为“抽象”才是他真正致力的，而非写实、写形。他注重的是如何在新的空间内建立新构造，以其内心重整外在世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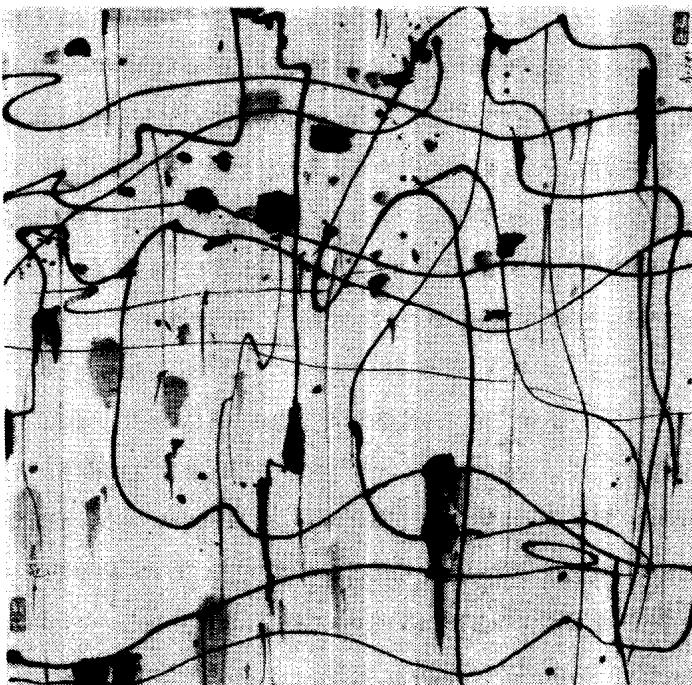
“四王”素来被推为“正统”，但也被说成“保守”，然而我们对王原祈的分析，找到了双重性。他的“重整外在世界”以及“空间构造”都是现代艺术的重要思想。尽管他把同时代逐渐受欢迎的创新者石涛、龚贤等人的行为贬之为“恶习”（他曾在《雨窗漫笔》中有：“广陵白下，其恶习与渐派无异，有志笔墨者须戒之。”），他艺术中的创新对同时代及后来者都不无影响。这是中国绘画自觉突破原先散式构图向着“构成”发展的先声，也是现代艺术的先兆。

在新与旧的交替中，也就是在传统演变的过程中总有一些天才式的人反对时尚，他的创造具有形式与精神上的震撼力，独树一帜，引起争议，风波一平，被承认，被接受，留下来，成为新时代的风标。刚才谈及的石涛，从造化中吸取敏锐的直觉，从视觉世界的千变万化中，提炼出一种无限而有秩序的形式系统，笔法卓越而非正统，却成了后世所推崇的传统。

我们不妨对传统作一解析。“传”者，有传承、传播、传送之义，是流动的，发展的，它叙述了时间的历程；“统”者，有“统属”、“系统”、“血统”之义，它叙述了一个系统

的空间范围。从“血统”之义上讲，范围越小，就越意味着近亲繁衍，优先的几率就越小，甚至还会出现“痴呆儿”。所以，就必须扩大系统范畴，融进新鲜的因子，以勃发新的生命力。传统当是奔涌的源流，有源有流，高山流水，经过不同的空间，受到不同的滋养，得到拓宽与发展。不过，传统也常被人们误解。

“传统”常常被人们用来作“陈规”，成了不求进步的



吴冠中的中国画



丛书

10

雕刻者说

“盾牌”。在艺术中，往往由于古代艺术家创造的美与境界，使人心驰神往，流连于其间，因此对它的形式由此而派生出来的技法都同样视为经典、范本，而丧失了超越的勇气，沉溺于往日某一家的世界里津津乐道，作了文化的享受者。台湾中央大学曾为现代中国画家席德进、刘国松举办展览，则有“老”者在画前以《画谱》中的程式评点其“没有传统”、“没有‘法’”。20年前，我听吴冠中先生说，他的中国画被中国画界认为没有传统，不是中国画，但他坚信，数年后，这堵禁严的中国画围墙终会被打破。在误解了的“传统”下，有近百分之九十五的画家每天重复着前人的梅、兰、竹、菊，沉迷于古人的“法”里，直到生命结束。他们还一味强调是尊重传统，是“搞传统的”，结果随着旧模式一同长眠了，被传统抛弃了！他们的作品，不看看落款，不知是谁画的，虽然用笔功力深，也不乏老辣，可审美情趣却千篇一律。中国大众普遍认“老”字号，越是“老”，越是神秘，也越是认为有价值。某种意义上讲，这无可非议。俗语“人艺俱老”，它阐述了时间的积累与艺术积累之间的关系，在中国近现代绘画史上功德圆满的吴昌硕、齐白石、黄宾虹，西方的毕加索、马蒂斯都是高寿，他们的特点都是在不断“变法”中求得发展，老而弥新、老枝不断发新芽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也要看到，西方拉斐尔、凡·高等都是36岁走完了大师的生命历程。新印象派大师修拉更年轻，只活到31岁。中国也